

掠過天際哭過曠野

• 潘壽康 選輯



國家出版社 印行



書的世界

204

掠過天際哭過曠野

潘壽康 選輯

國家出版社
KUO CHIA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掠過天際哭過曠野／潘壽康選輯．--初版．--

台北市：國家，1998〔民87〕

346面；21公分，--（書的世界：204）

ISBN 957-36-0581-3（平裝）

857.9

87009153

國家出版社 KUO CHIA

掠過天際哭過曠野

書的世界
204

定價：
250
元

選輯者／潘壽康

發行人／王麗芬

出版者／國家出版社

社址／台北市北投區大興街9巷28號

電話／（〇二）二八九五一三一七（代表號）

傳真／（〇二）二八九四二四七八

郵撥帳號／〇〇一八〇二七一一七

登記證／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〇六三二號

總策劃／林洋慈

法律顧問／林金鈴律師

責任編輯／陳怡文・劉麗惠

封面設計／聶光炎

排版／上達電腦排版有限公司

製版／玉台彩色製版有限公司

印刷／合豐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一九九八年八月初版一刷



目次

斷雁殘鴻／旭	荒江野俠／蒙	兩代梟雄／伯	鐵傘俠／冷	霹靂閃／孫玉鑫	初試／江南	刺客／周石	序言
2	1	1	0	0	0	0	
5	8	5	7	3	2	0	
3	4	7	3	9	0	5	

序言

止戈為武，持仁曰俠。武是一種懾人的力量，而不是花拳繡腿或奇招怪式；俠是一腔悲天憫人的襟懷，而不是持武犯禁的莽漢武夫。

深入地觀察可以發現，武俠世界是一種補償世界，人世間的種種不平與痛苦正是武俠小說滋生的溫床；悲劇中灑血帶淚刻劃生命的男女，在接受各種折磨後成長，進而剷除了不平的悲劇根源，重獲生命的尊嚴，這正是讀者縱身武俠世界，流連忘返的主因。

如果桃花源和烏托邦建立在鮮血淋漓的現實社會，武俠世界最後的結果便是另一種心靈的桃花源和烏托邦。

面對著武俠小說讀者階層的普及以及群眾的廣泛，我們無理由否定這一種特殊小說的地位與價值，因為「存在就是價值的最好證明」。在腐儒充斥的中國古代社會裡，千秋萬世後，孔子仍光同日月；同樣地，就算目前市面上，充斥著許多內容良莠不齊，甚至是極為低俗的武俠小說，也並不能全盤的否定武俠小說的存在價值。

問題是泱泱大風的儒者終究在那兒？而武俠天地如果真有其地位，那麼，足以震撼人心的武俠小說又在那裡？

為此，我們很嚴肅的推出這陌生的七篇武俠小說和讀者見面，尤其鄭重推薦「霹靂閃」。承蒙潘教授壽康之大力鼎助，在批閱數百種的武俠名著後，從中擇錄出這些絕頂精彩的篇章，相信讀者欣賞之後，必有沈醉其中、為之感動的喜悅。

掠過天際，哭過曠野，那是一種有力的迴響……。



目次

斷雁殘鴻／旭	荒江野俠／蒙	兩代梟雄／伯	鐵傘俠／冷	霹靂閃／孫玉鑫	初試／江	刺客／周	序言
初	非	榮	楓	南	石		
2	1	1	0	0	0	0	
5	8	5	7	3	2	0	
3	4	7	3	9	0	5	

刺客

周石

西斜的日影已上牆頭。

客人把面前杯酒端起，一飲而盡，然後帶著點醉意站起身來，對主人說：

「沈爺，我不遠千里而來，為的就是這個。敢煩你對『九頭鳥』說一聲，汴州姓婁的來問他要十年前太行山下的那筆舊帳。」

「老弟。」鬚髮如銀的主人說：「冤家宜解不宜結，這是千載不易的世訓啊！」

聽那語氣，有誰會相信這就是當年威震大江南北的「鐵面閻羅」沈仕傑呢！

「這可是一筆血債呀！不然，我如何去面對我那慘死的義兄，以及他遺下的寡婦孤兒呢？」

「現在，你打算怎樣？」

「我要問姓蔡的借件大的。」客人的口氣斬釘截鐵地，拱一拱手，向主人說了幾句告辭的客套話走了。

沈仕傑送了客人，回到屋裡，心緒不寧地在客廳上來回踱著。這時，從屏風後面走出一個束髮的孩子來，到沈仕傑跟前去，仰頭問道：

「爺爺，『九頭鳥』不是蔡老伯的綽號嗎？剛才那人，要問他借件什麼東西呢？」

「就是這個。」做祖父的指著自己白髮的腦袋。

這話使小孩子聽得咋舌，停了一會，他膽怯地再問：「這樣大膽子的人，他是誰呢？」

「汴州婁毅。」

「不就是你時常說起的那位大英雄嗎？」

沈仕傑點點頭，站在階前，仰天嘆息起來。

*

*

*

太陽西下，黃昏逝去，暮色四合中婁毅回到客棧，店小二端著燈盞引他到房間去。

洗過了面，他沒有寬衣，就此帶鞋上床去，坐著，在閉目養神。

氣散神移，婁毅無法使自己內心平靜。酒精在胸腔間似火燃燒，血液在體內急劇川流，一陣不能自抑的煩躁與激動使他跳下床去，伸手摘下壁上的劍。

劍出鞘，在燈光之下，閃映著一道奪目，也使人感到一些寒意的光華，婁毅珍惜地輕撫細摩著；倏然，他一步而前，迅如閃雷奔電，手中劍向窗子的方向刺去，一下「白蛇吐信」，把橫在窗子中間的一根木頭中斷為二，這，似使他激起的情緒有一種發洩後的平靜，把劍歸

回鞘裡，就再上床去。

細聽此時的窗外，城樓上更鼓初響，時間的長流在逝去中，十年來旦夕指望的一刻時間漸漸近了，興念及此，婁毅的脈搏開始在急促跳躍，他的心，興奮中帶有緊張。

心緒如潮，洶湧來去，記憶像一群脫韁的馬，把婁毅帶向往昔的日子中。

*

*

*

二十年前，婁毅拜在武當名宿姚熾門下習技，同門之中，他與年紀較他為長的張思繼最稱莫逆，尋且，結為異姓手足。

學成以後，婁毅無意於江湖聲名，決意挾技隱去，而張思繼卻熱中著江湖生涯，雖然是情同手足，但士各有志，不能相互強求。當下兩人互道珍重，約期三年之後一會，就此依依別去。

三年約會期屆，張思繼卻爽約。

再二年的時日都已過去，而張思繼仍舊音訊渺茫。

然而，在一個夏天的深夜裡，張思繼突然回來了。他身負重傷，血人似的倒在自家門之前，有一匹嘴裡流著白沫，疲憊不堪的馬在他身邊嘶叫著。

當婁毅聞訊趕到時，張思繼已是奄奄一息的了。

檢視傷勢的時候，婁毅從那些刀傷的部位，估計對手是一個本領高出張思繼很多，且出

手毒辣的人。而有一點使人費解的是，張思繼的傷勢嚴重如此，卻仍能策馬跨乘，回到家來，照理說那是一件絕不可能的事。

經過一番急救，張思繼終於緩緩甦醒過來。他面如白臘，容顏慘淡，額上冒著黃豆般大小的小汗，妻兒在一旁哀哀啼哭著，而他極盡努力地將眼睛睜開來，望著榻前的妻毅，嘴唇不斷顫著，瘀血從嘴角流下至枕上。

看到這種情形，妻毅就俯下身去在張思繼的耳邊，垂淚對他說道：「大哥，我是知道你要說什麼的，告訴我仇人是誰？」

看樣子，張思繼顯然是有話要說，但是，他呼吸漸漸弱去，脈搏低微，完全像個垂死的人。久久，他終於夾帶著呻吟，斷續而幾低不可聞地，從淌著血的嘴角，使妻毅聽到這句：

「九頭……鳥……蔡……盛……。」發著模糊的音尾，他再度暈厥過去。

「阿毅，為我報仇！」張思繼在妻兒的哭泣中突然醒來，面色轉成紅赤，刀傷引火入邪，他在榻上打滾，用頭撞著床板，牙齒緊咬染血的枕頭，淒厲呼叫著。

「大哥，」妻毅激動叫著，在榻前跪下，流淚回答：「我會的，不然，我還算是人麼？」話猶未了，張思繼已氣斷死了。

「九頭鳥蔡盛！」妻毅咬牙切齒重複唸著，這一個不共戴天的名字啊！

料理了張思繼的喪事，妻毅揮淚別去披麻戴孝的孤兒寡婦，為張思繼的殺身之仇去奔走

江湖。

從一些江湖客的口氣中，婁毅知道那個綽號「九頭鳥」的蔡盛，原是太行山上的一個盜首，但此人卻已於不久前突然隱去，無人知他下落。雖然如此，但婁毅志如金石，他發誓：在一口氣仍存之日，必去尋找「九頭鳥」為張思繼的慘死報仇。

浪跡江湖，十年的時間，婁毅的技業大進，被承認為江湖道上一位頂尖的人物。

而芸芸人海中，十載奔波尋仇，總算沒有白費心機；憑著些微線索，千里追蹤，僕僕風塵，來到鶯飛草長的江南，婁毅終於尋獲仇人的下落。

*

*

*

城樓上更鼓再響，已是三更時分。

從回憶中醒覺過來，一燈在側，微風從窗外吹進，火蕊在燈盞上不安地跳躍著，此時此地，存在婁毅心中，一念之外，再無其他了。

他跳下床，探頭望了望窗外，然後舒舒四肢，束緊腰帶，收拾了些江湖道上夜行必備的東西，佩好劍，隨著一揚手把燈盞熄去。

站在漆黑的房中，婁毅肅穆地垂下了頭，手按劍，默禱：「大哥，你地下有知，當來助我。」之後，就越窗出到街上。

外面，明月在天，繁星無數，露水潤濕石子路。一個喝得酩酊大醉的紈袴子弟，斜斜歪

歪地坐在馬上，帶醉哼著一支教坊新曲；旁邊數騎，顯然是一些清客之流，在輕佻的言笑中，跟著前行的燈籠緩轡過去了。

婁毅厭惡地咒罵著，從牆角的陰暗處出來，作著深呼吸，心頭一片清冷，而幾個時辰之前，那種緊張的情緒已完全消失了。

依著日間默記在心的路線，來到一座極富氣派的府第之前，婁毅迴首四顧，稍一思索，隨奔向圍牆的一端去。

那是一道高約二丈的圍牆，一些樹木的枝桠伸出牆外，月光之下，可看到一座高出圍牆的假山，以及建築在假山上面的一個亭子的輪廓。婁毅伏下身去，把耳朵貼在牆根上，一揚手把塊石子擲進牆裡，在只聽到石子落地的聲音，再無他響時，就站起身來，把一條帶鉤的繩子拋向一棵樹上，然後，就揉升上到牆頭。

月色之下，花園裡的假山、荷池與水榭，清晰可見，空氣中飄浮著不知名的沁人花香。但此時，為婁毅所注意到的只是花園的一端，一座有燈光透出的屋子。

花影樹陰之下，婁毅一劍在手，謹慎地跨出每一步，出乎他意料之外，竟然連一條狗都沒有，這可是「九頭鳥」蔡盛的家啊！

婁毅來在一塊太湖石後面，窺望著門戶洞開、燈火明亮的屋裡；那些陳設，使他一眼望去看便知道是個客廳。這時，客廳裡坐著二個人，向著門外的是一個瘦弱斯文，正襟端坐，完

全是個讀書人樣子的年輕人，而側面坐的是一個白髮老人——婁毅突然發覺，原來是「鐵面閻羅」沈仕傑，他急忙伏下身軀。

這時候，耳聽客廳裡傳出來下面的對話。

「三更已過，你爹還未返來？」婁毅聽出是沈仕傑的聲音。

「已叫人去接，想也差不多該回來了。」嗓子很嫩，當是那年輕人說的。

「你爹上千佛寺做什麼？」沈仕傑隨口問。

「去聽老方丈講經。」

從對話中，婁毅猜測這孱弱的年輕人是「九頭鳥」的兒子，聽到這話，就不禁在心裡罵著：「強盜聽經，那不是奇聞是什麼呢？」隨後再傾耳聽下去。

「沈老伯。」年輕人忽然問：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呢？」

被詢問者尚未作答，遂聽到一陣急促的馬蹄，從遠處而來，瞬即在門前停下，接著是開大門的聲音。

「也許是家父返來。」年輕人說，就急步走出客廳。

婁毅在太湖石後，緩緩抬起頭來，再窺望著屋裡的動靜。

白髮的「鐵面閻羅」背著手，在廳裡踱來踱去，看到那種龍鍾老態時，婁毅就不禁在心裡嘲笑自己剛才的過分謹慎了。

年輕人急步跑過來，喘息說道：「家父在書房，請沈老伯——」說著，沈仕傑就匆匆向著走廊的一端走去，而婁毅則隨後在黑暗中跟著。

眼看沈仕傑由一條花徑走向一座院子裡去時，婁毅抄了近，上到院子裡一棵扶疏的大松樹上，貼身在樹幹上，一手執劍，露出半邊面孔，從一個窗子望進燈火明亮、四面圖書的屋裡去。他看到一個頭髮灰白、身材魁梧的人，背窗坐在一張胡床之上。

「這就是『九頭鳥』？」婁毅在問自己。這時，沈仕傑正好跨進門來，那孱弱的年輕人跟在他背後。

「是傑老麼？」胡床上之人說道。那聲音響亮，顯得中氣充沛十分。

沈仕傑應著，在一張椅子上坐下。

「傑老，有何事見教呢？」

「蔡盛兄，」沈仕傑說，搓起手來，欲言還休的樣子。

聽到這個稱呼，婁毅頓時眼睛一亮，情緒緊張。他望著窗口那一頭灰白，就更用力地握著劍柄，在心裡說著這話：「姓蔡的，讓『鐵面閻羅』告訴你一切吧，我就是要你死，也死得明明白白的！」

「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？」蔡盛說。

沈仕傑望著他，幾次張開嘴巴想說話，但顯然是找不到一個話頭，於是就只有一再繼續

著緘默。

「傑老。」蔡盛叫著。把頭向著左邊說：「阿泮，進房去。」立在他右側的那個年輕人便恭身應著，隨即快步走進另一個房間去，並帶上了門。

「現在。」蔡盛把手搭在面前的桌上，說：「該可以說了吧？」

「蔡盛兄，你知道汴州婁毅這個人嗎？」

「當然，」蔡盛回答說。隨問：「怎樣？」

「我今天來找我，要我轉幾句話給你——」沈仕傑吞吐吐地，遲疑猶豫著以下的話，但也終於說了：「他要問你算一筆舊帳。」

「我？舊帳？」蔡盛說，聲音中帶有非常的驚異：「汴州婁毅，我只是聞名而已，從未見過其人，何來的舊帳呢？」

「他是為他死去義兄的。」沈仕傑解釋說：「那是十年前的事。」聽了這話，蔡盛就在口裡喃喃起來，雙手支頤，大概是在思索什麼。

「他那義兄姓張名——」沈仕傑補充著說。

「張思繼！」蔡盛脫口而出。

「這樣看來，你是什麼都知道了。」

兩個老人默默相對，燈光之下，四壁圖書之中，構成一個寂寞的場面。這樣過了一陣